

越南之花 在我家



柯采玉

國二時，校方指派參加校外作文競賽，陳麗華老師主動找到我，她送我一份見面禮，那是一個可愛的公仔，她說：「快樂寫作文。」鼓勵我磨練文筆，為校爭光。曾參加第十屆聯合盃新北市區賽國三組，榮得佳作獎。

一路寫來，有種苦盡甘來之感，雖然孤獨卻不寂寞，因為麗華老師始終溫馨陪伴，她送我齊柏林《看見臺灣》，我要用快樂的心情寫作文，傳遞人間愛。

父母和弟弟，是我愛的來源，願透過文筆載記，充實生命。

以前的人不曾想過，臺灣和他國之間的距離，不僅僅只是無盡汪洋。然而，隨春秋幾番流轉，時代日新月異，交通資訊發達後，蒼茫大海不再是一道鴻溝。因為緣分使然，讓一朵朵純美清新的東南亞之花，自遙遠彼岸而來——其中，有一朵在我家。

目前臺灣有五十多萬人的外籍配偶，其中有九萬人是來自越南的新娘，她們大多都是值花樣年華，經由婚商仲介的牽線，讓臺灣男子來到越南會面相親，只要兩人相互了解家室且看對了眼，就能將雪白婚紗披身，把婚事辦了，我的媽媽便也是如此。

媽媽剛嫁到臺灣時，對中文與臺語幾乎是一無所知，面對左鄰右舍的問候，只能無助地傻笑點頭。大伙聚在客廳聊得興高采烈時，她總是略顯尷尬地坐在一旁，不知何時該露出笑容，何時能運用先前爸爸教給她的那一句臺語：「無知影啦！」和幾句日常的中文。

有一次，某阿姨怕媽媽覺得無聊，便將話題繞到她身上：「阿水，妳在越南會呷『鴨仔蛋』無？」

媽媽當下心慌慌，沒料到會突然說到自己，慌亂之下答了句自己會的詞句：「無知影啦！」

大伙愣了半晌後，便捧腹大笑，有的笑得前俯後仰、有的直拍桌子、有的

笑得眼淚直流，滿室熱鬧，彷彿在取笑媽媽不合時宜的應答，和那越南腔的臺語。當下，媽媽意識到自己又說錯話了，只能尷尬地苦笑。

霍地，又有人提道：「我想到了，上次阿水結婚那天，她居然連禮車的車

門在叨位，攏無知影咧！」

「真假！阿水連車門都不知道嗎？」

「不會吧？」

「哈哈……阿水『足厲害』欸！」

「果然是從窮鄉僻壤來的……」

念國小一年級的我，沉默地看著眾人笑得那麼放肆，小心翼翼地拉了拉媽媽的衣角：「媽媽，大家是在笑妳嗎？」

媽媽轉著圓滾滾的大眼，似乎也不懂我在說什麼，只是將我抱到腿上，無奈地嘆氣。

就這樣，因為語言不通的關係，媽媽在生活上遇到了許多瓶頸，甚而被揶揄、被歧視。爸爸覺得如此下去也不是辦法，便幫媽媽報了學校的夜補校課程。

每週一至週五的晚上，我都是一個任務——陪著媽媽去上課。國小裡，幾乎每一間教室都是暗的，唯有鷺江樓五樓整排教室亮著燈。從七點到九點，這時間有些長，原本我會在隔壁的教室，和其他一樣陪著家人來的小朋友們一起玩鬧嬉戲，有時畫畫黑板，有時玩玩拼圖，但總會惦念著媽媽，便會伙同其

他小朋友們，趁著保姆阿姨不注意，偷偷溜到教室外頭。

我努力伸長脖子，瞧見媽媽坐在第一排，離講臺最近的位子，臉上布滿了認真的神情，一會兒抬頭看著老師，跟著大聲唸「ㄅ、ㄆ、ㄇ……」，一會兒埋頭振筆疾書，深怕自己漏掉了什麼重點。小夥伴推了推我的手肘：「喂，妳媽咪是哪一個啊？」

我揚起下巴，大聲地炫耀：「喔，當然是最漂亮的那一個呀！」

一到放課時間，媽媽收拾了文具和課本，用越南語和越南同學道再見後，便會來接我。月色襯著涼涼的晚風，輕柔拂面好不愜意，我牽著媽媽，一手拿著墊板，一邊幫她背九九乘法和注音符號，一邊沿著熟悉的路，慢慢地回到溫暖的家。

平日早上，媽媽會在客廳做些家庭代工——繡繡花樣和珍珠、縫衣服、組螺絲釘……等，嘴邊哼著夜補校老師教的中文歌——〈月亮代表我的心〉。

「你『翁』我愛你有多『森』，我愛你有幾『昏』——」

「媽咪媽咪，是『問』我有多『深』啦！」「不是『昏』，是『分』！」

我坐在一旁的沙發，放下手中的娃娃，字正腔圓地大聲糾正。

「喔，『厚』啦『厚』啦！」她輕擰淺笑，復又似乎想到了什麼：「記得把沒有喝完的牛奶冰『冰櫃』喔！」

「……媽咪，冰櫃是冰『西郎』欸啦！」

嘻嘻笑笑的童年歲月，如此這般過了三年——

媽媽的中文突飛猛進，雖然還是有微微的口音在，但已經能和大家侃侃而談了。夜補校畢業典禮當天，媽媽特地抹上粉櫻色的唇膏，換上銀白的西裝外套和深藍牛仔褲，端莊中帶著一份瀟灑，俏麗中流露她率性的氣質。

會場有漫天的造型氣球和泡泡，媽媽胸口別了畢業生的紅色胸花，手上捧著爸爸買的花束和剛頒的市長獎，面容洋溢自信。那時的媽媽美好美，水眸閃動著光采，銀鈴般的笑聲清脆，歡喜地告訴我：「終於可以和臺灣的媽媽一樣，和自己的孩子，自己的家人盡情地說說話、自在地聊聊天了。」

那時懵懂的我，只會傻呵呵地笑，並不知道那一席話背後承載了多少壓力與努力。被訕笑時，她化為尷尬一笑，晚上熬著早上打理家事的勞累，撐著身子用心讀中文與其它科目，不分晝夜複習，目的很純粹——和家人聚在一塊話個家常。

我的媽媽，出淤泥而不染，是一朵來自越南的金剛蓮花，總將幽幽清香感染他人，不會因為逆境而退縮、自怨自艾。誰說有個越南媽媽不好？誰說東南亞新娘就比較卑微？我的媽媽比誰都勇敢，比誰都堅強。

越南之花在我家，越難，她越開花！

評審評語

勞工、移工、新移民和新移民第二代已是臺灣社會的重要現象，而且日益顯著。新移民漂洋過海，遠渡重洋，人生地不熟，語言溝通有障礙，文化與生活習慣隔閡心靈交流。這樣的例子，到處可見。作者在文中敘述自己的母親從越南遠嫁到臺灣，以積極的方式融入臺灣社會和家庭，努力學習中文以便與家人溝通交流，娓娓道來，樂觀面對前景，難能可貴。

——胡金倫

得獎感言

當老師歡欣高昂地在教室宣布喜訊，全班報以如雷掌聲，讓我整個人愣在位子上，腦海一片空白，久久不能回神。

我，居然得獎了！

能得到這份殊榮，完全出乎意料之外，由衷感謝我的作文指導老師，陳麗華老師從我國二時，不遺餘力地教導我、指正我，讓我的作文能夠慢慢進步，並耐心鼓勵我，她是我的良師，更是我的貴人。

感謝主辦單位精心籌措如此有意義的活動，再感謝評審老師們的青睞與肯定，希望未來能在文學領域更上一層樓。

感謝家人。